



# 凡例的形成与兴起述论

□孙云霄 何朝晖\*

**摘要** 凡例的形成,是一个形式上逐渐独立、内容上逐渐聚合的过程。汉人书序中已有零散的有关编例的文字,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序言与例言结合的序例,隋唐之际例言逐渐独立,至唐代中期最终出现成熟的凡例。凡例在形式、内容和位置上具有区别于序、序例等辅文的特征,其始于唐,兴于宋。宋代有凡例的书籍以经史为主。其中,经部以经书、韵书为主,这主要得益于科举社会的确立;史部以编年体史书为主,这与编年史的中兴密切相关。此外,校勘活动与雕版印刷的兴盛,则从整体上推动了凡例的发展。

**关键词** 凡例 序例 义例学 雕版印刷

**分类号** G256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9.05.013

凡例在当代一般解释为书前说明图书内容和编纂体例的文字,常应用于古籍整理、新修史志及工具书的编纂。它是沟通作者、出版者与读者的桥梁,对于了解书籍的编撰缘起、写作主旨、成书过程和使用方法等大有裨益。近来书籍史研究兴起,学界愈加关注凡例的价值,视野也更为开阔,从关注单本书的凡例扩展到某一部类书籍的整体情况,在方志、家谱、诗词、小说、戏曲的凡例研究上取得不少成果,如邵凤丽的《中国古代家谱凡例初探》、沈梅丽的《明清小说中的凡例研究》、程国赋的《明清通俗小说凡例研究》、郭国庆的《清代辑佚书凡例的发展》、陈维昭的《戏曲凡例与明清戏曲流变》、彭志的《明末清初词籍凡例探赜》、何诗海的《明清戏曲著作凡例论略》和《作为副文本的明清文集凡例》。然而,当前研究集中于明清时期,对于早期凡例尚未展开系统的整理工作,同时缺乏对凡例的定义、性质、起源、功能等基础问题的探讨。了解其形成过程与早期的发展,有利于凡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探索图书文本的构成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专门讨论凡例起源的文章有三篇,分别为申非的《凡例源流初探》、曹之的《古书凡例考略》和马刘凤的《浅析图书凡例的起源》。他们论述了凡例的几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并勾勒出其演变进程。所遗憾者,他们都没有对凡例的

概念进行清晰、严格的界定,导致对凡例起源的探讨过于宽泛,令读者难得要领。鉴于此,本文首先厘清凡例的定义、总结其特征,以明确研究对象的范围;其次,对凡例的形成过程作一系统的阐述;最后,通过分析早期凡例的文本特征,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探究凡例兴起的原因。

## 1 凡例的概念与特征

“凡例”一词源于杜预的《春秋左氏传序》,“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sup>[1]</sup>所谓“发凡以言例”,指《左传》中有五十条以“凡”字开始的说明《春秋》属辞比事的原则。“凡例”一词亦最早出现于杜预的《春秋释例》:“郟为小国,非邑非夷,故以凡例附之。”<sup>[2]</sup>“因开明凡例,当继于文公元年葬僖公之经也。”<sup>[3]</sup>东晋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中亦有:“凡例宜时而书月者,皆缘下事当日故也。”<sup>[4]</sup>此时,“凡例”特指《春秋》的记事原则。后来,其词义逐渐扩大,大约可分为三层。其一,指规则、方法。如《颜氏家训》云“江南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sup>[5]</sup>南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有《中暑凡例》等,讲的是治病用药的方法<sup>[6]</sup>。其二,有关体例的文字,例如《左传》中的“五十凡”用于说明《春秋》的编例。其三,置于书前的专篇凡例,是

\* 通讯作者:何朝晖,ORCID:0000-0002-5911-3996,邮箱:freerho@163.com。



一种实用文体。近代以来,“凡例”词义缩小,最终成为图书凡例的专用名称。

当前关于凡例起源的文章,多数没有分辨凡例的三层含义,以致论述中出现概念的混淆。例如,申非的《凡例源流初探》将凡例分为五种类型:隐含在正文中的、附在序文中的、随见于正文的、注文中发起的、作为辅文的。马刘凤的《略论古籍凡例的类型》亦分成五类:序文凡例、进书表凡例、正文凡例、注文凡例、专文凡例。其中,“作为辅文的凡例”和“专文凡例”指的是专篇凡例,其余则泛指有关图书体例的文字。此外,曹之把《尔雅》《七略》的分类方法称作凡例<sup>[7]</sup>,马刘凤认为《尚书》记言的体裁、《诗经》采诗的方法、《周易》用九用六亦属凡例<sup>[8]</sup>,这则把目录分类、编书方法与凡例混同起来。

探讨凡例的形成过程,应以今日凡例之概念为准向前追溯,先确定凡例的范围,将其与编书方法和零散的有关编例的文字相区别。为此,笔者总结了古书凡例的三个特征:形式上,独立成篇;内容上,以说明本书内容和编纂体例的文字为主,条理清楚;位置上,位于正文之前,即分卷之前或卷一之首。此外,凡例须面向社会大众,具备传播流通和供人阅读的功能。因为凡例属于书籍的一部分,书籍则以传播知识为目的。有一类仅供编纂者使用的工作条例,它们或以“凡例”为名,但一般不公之于众,应属于档案资料。如《新唐书·韦处厚传》云:“后又与路隋共次《宪宗实录》,诏分日入直,创具凡例,未及成而终。”<sup>[9]</sup>宋代编修日历、玉牒、方志等,皆立有工作“凡例”。绍兴八年(1138),汪藻讨论修日历的《进书札子》云:“何谓凡例?以祖宗实录考之,有一月之例,有一季之例,有一年之例,有三年之例。缺一不可,不为全书。”<sup>[10]</sup>嘉定四年(1211),章颖奏曰:“仍欲开具某事为当书,某事为不当书,即于逐事著成数语,仍编成一册,定为玉牒之凡例。”<sup>[11]</sup>景定二年(1261),建康知府马光祖聘请周应合编纂府志。《景定修志本末》云:“应合乃条上四事,一曰定凡例。”<sup>[12]</sup>但凡集体修书都要先确立工作条例,因此其出现时间应远早于图书凡例。然而由于未附着在图书上,书成后几乎都散佚了,其内容与形式难以考辨。

## 2 义例学、序例与凡例的形成

关于古书凡例的形成过程,前人已有论及。例

如,申非认为凡例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先是隐含于正文之中,随后附在序言之内,继而随见于正文,卒至成为独立的辅文。”<sup>[13]</sup>马刘凤进一步指出,凡例的发展“是一个由隐到显,由合到独的过程。早期图书的凡例都是隐含于正文之中”,后来“由于序文中包含了凡例的内容,不少图书的序言标名称‘序(叙)例’,兼具序文和凡例两重意义和功能。这表示著书者的凡例意识渐趋增强,凡例作为图书的组成部分开始外显。”<sup>[14]</sup>这些论述都比较简略,还需要对早期的序例和凡例加以具体分析。另一位学者胡喜云通过研究魏晋南北朝时史书的编纂,对《春秋》义例学与史书序例的关系作了较深入的阐述:“此时期最为显著的变化是‘例’逐渐走向独立。……形式上表现为由序中言例到独立‘史例’之作的出现,内容上则表现为史例之作由重‘义’转向注重史书的编纂体例。”<sup>[15]</sup>若要考察史书序例与图书凡例之间的关系,则需联系后来的凡例加以分析。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凡例的演变进程,并分析了变化的原因。

### 2.1 《春秋》义例学促进史家对史书体例的探讨与表达

义例研究源出《春秋》经学,“义”指微言大义,“例”指笔法书例。对《春秋》义例的探讨,最早出现于《左传》《公羊》《穀梁》,三《传》总结了《春秋》记事、称谓、书时、书地等原则,并由此推导大义。东汉时,出现贾逵的《左氏条例》、颖容的《春秋释例》、郑众的《春秋左氏传条例》等分析《春秋》义例的专著。此后,《周易》义例学也逐渐兴起,三国王弼撰《周易略例》,分析《易》的编纂体例和卦爻结构。义例学与凡例都与书的体例有关,有的学者便把它们一概而论。例如,曹之称杜预的《春秋释例》为“我国最早的凡例专著之一”<sup>[16]</sup>;马刘凤则认为贾、颖、郑三人早于杜预,因此“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凡例专著”<sup>[17]</sup>。实际上,义例学与凡例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义例学是对他书、主要是儒家经典的体例的研究,旨在义的阐发;凡例则用于说明本书的编纂体例,是一种实用文体。尽管如此,义例学的发展,对凡例的出现产生了间接的推动作用。两晋南北朝时,以杜预的《春秋释例》为代表,《春秋》义例学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史家对史书体例的认识与重视。刘知几的《史通·序例》论述了自晋至唐史家重视言例的情形:“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唯令升先觉,远



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躐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sup>[18]</sup>张舜徽的《史通平议》论曰:“六朝学者之治《三传》,皆究心经例。故为史者,亦讲求撰述之例。”<sup>[19]</sup>后世史书的凡例多为书事原则,体现出《春秋》义例学的影响。例如,司马光的《通鉴释例》有“书天子例”“书列国例”等<sup>[20]</sup>。南宋陈均《皇朝编年备要参用凡例》云:“以一字为褒贬者,《春秋》之法也。据事实录而善恶自见者,后世作史之体也。故自司马氏以来,各立凡例,不敢纯用《春秋》之法。”<sup>[21]</sup>

## 2.2 序例的出现与发展

说明图书内容和体例的文字,最初主要出现在该书的序中,其分布零散、语言笼统。例如,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和班固的《叙传》,在文末叙述了纪、表、传等部分的写作缘起,展示了本书的内容结构。荀悦在《汉纪序》中说明了对《汉书》的取舍原则:“凡在《汉书》者,本末体殊,大略粗举。”<sup>[22]</sup>其后序亦有对编例的介绍:“凡《汉纪》,其称年本纪、表、志、传者,书家本语也。其称论者,臣悦所论。”<sup>[23]</sup>两晋南北朝时,史家重视史书编纂体例的确立与阐述,于是出现了序例。有的学者认为序例是凡例的别称,例如曹之说“凡例又叫叙例”<sup>[24]</sup>,何诗海认为“凡例又称发凡、序例、叙例”<sup>[25]</sup>。其实,序例是区别于书序与凡例的一种文体,行文以叙述为主,兼附议论,交代书籍的写作缘起和内容体例。南北朝时,史书序例多独立成卷;隋唐之际,出现了置于卷首的单篇序例。

目前所知最早的序例,载于东晋干宝的《晋纪》中,今其书已佚。刘知几《史通·申左》云:“干宝藉为师范。”自注曰:“事具干宝《晋纪叙例》中。”<sup>[26]</sup>此后,梁阮孝绪的《高隐传》、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隋魏澹的《魏史》等皆有序例。但除《魏史》外,唐以前的序例尽已亡佚。《北史》《隋书》皆录有魏澹所撰义例五条,内容基本相同。观其行文,议论颇多,例言简要。如第一条论史书中皇帝、太子的名讳问题,先引经据典,条举《穀梁传》《曲礼》《左传》及杜预的观点;然后议论司马迁、班固、魏收等人的做法。最后才表明自己修史之例:“今所撰史,讳皇帝名,书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义也。”<sup>[27]</sup>现存较早的单篇序例,有颜师古的《前汉书叙例》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序例》,两者都位于卷首,行文风格以叙述为主。《前汉书叙例》多用骈句,开首赞扬太

子李承乾的领导之功,次述注《汉书》的缘起,然后议论前代注本的缺陷,最后才是他注解《汉书》的体例。例如,对“古今异言,方俗殊语”“今皆删削,克复其旧”;对“字或难识,兼有借音”“今则各于其下,随即翻音”。<sup>[28]</sup>《纲目序例》的写作风格与之相类,先叙作书缘起,次述编例,末论撰著之指归。

序例的撰写一直延续至今,相较于凡例,它更多地保留了序的特征,语言繁复,以叙事、议论为主。尽管如此,与书序中零散的编例相比,序例中的例言更为清晰。这表明例言的地位得到很大提升,对凡例的诞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 2.3 例言的独立与凡例的诞生

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条例》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论例》,是现存最早的、独立的例言。《经典释文》约成书于隋末,是一部以注音为主、兼及释义和校勘的著作。卷一《序录》,包括“序”“条例”“次第”“注解传述人”四个部分。“条例”主要说明标音摘句的范围、方法,处理多音字、古今音异、俗音变音的原则,以及注音用字的标准等。如“今以墨书经本,朱字辩注。”“今则各标篇章于上,摘字为音。”<sup>[29]</sup>但没有分条叙述,且每言一条编例,便先述缘由。或论古人之失,或谈今之变乱。此外,还用较大篇幅议论秦焚书坑儒、汉今古文经学相争导致经书多有错讹之事。《史记正义》成书于开元二十四年(736),《论例》分为“论史例”“论注例”“论字例”“论音例”“音字例”“发字例”“溢法解”七个部分,但多数与《正义》编例并无关涉。“论史例”为《史记》编撰情况的说明,“论注例”乃裴驷《集解》之例,“溢法解”与《逸周书·溢法解》基本相同。只有中间四例,涉及本书的说明。如“若音上字,言上别之。所音下字,乃复书下。”“如字初音者皆为正字,不须点发。”<sup>[30]</sup>与凡例相比,“条例”和《论例》中无关编例的内容较多,且例言零散、缺乏条理,因而只能称作凡例的雏形。

现存最早的凡例,是唐代中期陆淳的《春秋集传辨疑凡例》。马刘凤首先发现并指出:“至此,凡例作为专篇独立出现,正式与序文分离。”<sup>[31]</sup>这是颇有见地的。《凡例》位于卷首,计十七条,每则均以凡字开头,所言皆有关编纂体例。例如“凡三《传》释经文义皆同者,则唯举左氏。而注云《公》《穀》同者,省文之义也。《公》《穀》同者,但举《公羊》。凡三《传》叙事虽同,而《穀梁》文义尤备者,亦但举《穀梁》。”<sup>[32]</sup>在形式上,《凡例》保留了序例的部分面貌,起首有一段



文字来说明编撰缘起。

综上所述,《春秋》义例学促进了史家对编例的重视,他们通过撰写序例来阐明自己的史学思想。序例逐渐普及,这种文体愈加成熟。然而,其中叙事、议论的内容过多,无法进一步满足清晰、集中地说明编例的要求,于是出现了条分缕析、功能专一的凡例。由于凡例是从书序、序例演变而来,故其位置一般在卷首、序后。凡例的形成,是一个形式上逐渐独立、内容上逐渐聚合的过程。从书序中零散的编例,到掺杂叙事、议论的序例,再到独立成篇,反映了作者对编例的认识一步步加深,表达方式逐步完善。

### 3 凡例在宋代的兴起

尽管唐时就已出现凡例,但现存仅陆淳一篇,至宋始多。现存宋、金凡例二十二篇,其中北宋两篇、南宋十九篇、金一篇。其名称不一,有“例”“条例”“纲目”“义例”“总例”“编辑大意”等,条目数量、繁简程度各异(见附录)。行文风格上,仍有部分凡例在逐条发凡前置小段序言,如《集韵·韵例》《重校昌黎集凡例》《河东集凡例》《诗缉条例》等。宋、金凡例中,经部十篇、史部八篇、子部一篇、集部三篇。经部中,经书类凡例七篇、韵书凡例三篇;史部中,编年体史书凡例四篇。这种以经、史为主的发展格局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校勘整理活动的活跃与雕版印刷业的繁荣,则从整体上推动了凡例的发展。

#### 3.1 经书、韵书与编年体史书凡例的发展

魏晋以后,出现了集解、集注、集说、集释一类的传注体例。汇集诸家之说,需要说明引用来源、整理条例等,陆淳的《春秋集传辨疑凡例》使用较大篇幅对三《传》的取舍情况作了说明。至宋代,尤其是南宋理宗后,程朱理学得到官方认可。学者解经时多辑录程朱专著、文集、语录中的相关资料,集释体著作激增,带动了凡例的发展。例如,蔡节《论语集说例》云:“集曰例:全用一家之说,则独书姓氏于下。兼用诸家之说,则各书姓氏于下。杂用诸家之说,则于末后总书姓氏。添入己意三数语,则于末后书本某氏说。”<sup>[33]</sup>陈大猷《集传条例》云:“诸家说依经文为次叙。……诸家说或未纯者,用《吕氏读诗记》例。……或语字未圆者,用朱氏《论孟集注》例。”<sup>[34]</sup>

韵书记载了科举考试各文体在程式、避忌和用韵上的标准,凡例多载明编排规则、查询方法、资料

来源与版本优长,是为方便用韵、满足实际需求而作。宋代官府陆续颁布了《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坊间亦编刊过多种辅助性韵书。其版本众多、新旧更替、体例不一,读者亟需能够介绍编例和版本特点的文字。《集韵》刊行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所载《韵例》是现存的宋代最早的凡例,它说明了本书的编例以及对《广韵》的修订。如“凡旧韵字有别体,悉入子注。使奇文异画,湮晦难寻。今先标本字,余皆并出。”“凡一字之左,旧注兼载它切。既不该尽,徒酿细文。况字各有训,不烦悉著。”<sup>[35]</sup>南宋时,欧阳德隆撰《押韵释疑》辨析韵字押用情况,增加科场诗赋用例;后经郭守正修订,更名为《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两书凡例皆明言本书为科举所作。如《押韵释疑条例》云:“此韵本为诗赋押韵而设,其余字属隐僻。虽然程文押不到者,皆不敢删,仍具各字符注于下,庶成全帙。”<sup>[36]</sup>《今具校正条例》云:“既习科举程文,安可省笔。今并依监本,参以许氏《说文》。”<sup>[37]</sup>科举社会的确立是推动经书和韵书凡例发展的共同因素。宋代重文轻武、大力兴学,录取进士的比例和数量远高于唐代。寒士进仕的机会提升,科考人数激增,经部书籍的市场随之扩大。同时,下层读者越来越多,需要凡例来辅助阅读。例如,《春秋正经全文左氏传括例始末句解纲目》云:“盖为初学设也。……庶便初学之观览。”<sup>[38]</sup>

编年史凡例多为记事原则,延续了史书撰写序例的传统。谢保成认为:“中唐前后史学发生重大转折,编年史大兴,与《春秋》学派的主张一经结合,便成为宋代编年史大盛的先导。”<sup>[39]</sup>宋代《春秋》义例学进一步深入,研究专著就有刘敞的《春秋说例》、胡安国的《春秋通例》、叶梦得的《春秋指要总例》等二十余种,促进了史家对编例的重视。司马光的《通鉴释例》与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简称《纲目凡例》)是编年史凡例的代表,其中后者影响更大,这是由于“《资治通鉴纲目》(简称《纲目》)是理学渗透史学的代表,集中反映了理学对于中国史学的影响。”<sup>[40]</sup>《纲目凡例》共一百三十七条,蕴含了朱熹的理学思想,随《纲目》一起传播开来。南宋陈均撰写凡例时明确指出参考《纲目凡例》:“今纪载本朝之事,则虽《纲目》之例亦不敢尽用。谨摭本朝诸帝纪及文公《纲目》参订,立为正则、杂例,凡十五条。”<sup>[41]</sup>

#### 3.2 校勘活动的兴盛与雕版印刷业的繁荣

书传后世,版本渐多,校勘愈显重要。南北朝



时,书序中已有关于版本校勘的内容。宋裴骈《史记集解序》说:“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sup>[42]</sup>隋唐时,序例中论述校勘的比重增加。例如《经典释文·条例》云:“水旁作曷,俗以为饥渴字,《字书》以为水竭之字。如此之类,改便惊俗,止不可不知耳。”<sup>[43]</sup>颜师古《前汉书叙例》说:“《汉书》旧文多有古字,解说之后屡经迁易。后人习读,以意刊改,传写既多,弥更浅俗。今则曲核古本,归其真正,一往难识者,皆从而释之。”<sup>[44]</sup>宋代大力开展典籍文献的整理工作,馆阁聚集大量学士从事校书及编目。校勘活动日益兴盛,出现许多校勘笔记和专著,如郑樵的《校讎略》、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辨证》、朱熹的《韩文考异》。此外,雕版印刷业发展,一书的版本和注本增多,刊书前需校对文字、合并注疏,有必要对校勘整理情况进行说明。以《十三经注疏》为例,南宋以前经、注、疏各自单行,至两浙东路茶盐司始汇刻于一书。现存宋代凡例中多有校勘内容。例如,《押韵释疑条例》云:“字之偏旁点画有差互者,及韵注下小字有异同者、脱略者,必以大小本监韵参验,取其本数多同者为是。如麻沙的《韵略》本,间有遗误去处,今不敢凭。”<sup>[45]</sup>《今具校正条例》云:“欧本于字易晓者,依监本无注。而书肆本一一增入,且广援引,固为善本。惜刻梓时不经意点对,以故句字冗长尤甚,今逐一订正删润。”<sup>[46]</sup>《河东集凡例》云:“阁、京、杭、蜀及诸郡本,互有同异,今并加讎校。”<sup>[47]</sup>南宋廖莹中校刻《九经》,取家塾所藏唐石经本、绍兴监本、抚州旧本等二十种版本相互参订,并撰有校勘释例《九经总例》,分为“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七个部分,总结了许多校勘的方法和原则,后经岳浚增补为《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

宋以前,书籍流传以抄写为主,虽然存在购书或佣人抄书的现象,但大多是自抄自读。抄书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般说来,价值越大传抄越广。序例主要用来说明编例,起辅助作用,其资料性、文学性无法与正文乃至序跋相比,这大概是范晔的《后汉书》、魏收的《魏书》、唐修的《晋书》等正文保存而序例亡佚的原因。其次,抄书一过,便已大致了解书的内容结构,故而对于凡例的需求并非迫切。这些因素导致抄本时代撰写序例、凡例较少,流传下来的则更少。至于宋代,雕版印刷业繁荣,刻书前一般都进行校勘,间接推动校勘凡例的出现。其次,书籍的数

量、种类和版本剧增。读者欲择优购置,又无暇尽览,因此愈加需要可以介绍书籍内容的文字;作者或出版者亦希望向读者说明本书的特点,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凡例遂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甚至具有了广告的性质。如《押韵释疑条例》云:“此集之作,出于己意创见,即无蹈袭。今侵梓以广其传者,正欲与有志功名者共之,初非利而为之也。”<sup>[48]</sup>《今具校正条例》云:“览者以旧本、今本参之,可知用工之疏密。”<sup>[49]</sup>《重校昌黎集凡例》云:“庶读是书者,开卷晓然。”<sup>[50]</sup>《新编诏诰章表机要·编辑大意》云:“使观者有考见而无检阅之劳。……使观者有援据而无想像之失。”<sup>[51]</sup>凡例之外,牌记、目录、序跋、识语和引用书目等附文本也在宋代得到快速发展,可见作者或出版者在编书时,就有方便读者阅读和推销本书内容的意识。此外,古书一经刊刻,随即化身千百,既有利于凡例的保存,又扩大了这种文体的影响。例如,《资治通鉴纲目凡例》,若未经刊版,恐已散佚。南宋王柏《后语》云:“朱子之书,流行天下,无有遗者。独此一卷,晦迹既久,殆将堙沦。不广其传,则读是书者,终无释疑而辨惑。遂侵梓于稽古堂,与同志共之。”<sup>[52]</sup>

## 参考文献

-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4.
- (晋)杜预.春秋释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32.
- 同2:95.
- (晋)范宁.春秋穀梁传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8.
-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3:562.
- (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41.
- 曹之.古书凡例考略[J].编辑之友,1997(4):60.
- 马刘凤.浅析图书凡例的起源——论图书凡例不自《春秋》始[J].图书情报知识,2011(4):57.
- (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676.
-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57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55.
-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594.
- (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2.
- 申非.凡例源流初探[J].中国出版,1994(5):19.
- 马刘凤.中国古书凡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D].武汉:武汉大学,2009:213.
- 胡喜云.魏晋南北朝皇朝史书编纂“序例”研究[G]//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665.
- 同7:60.
- 同14:54.



- 18 (清)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81.
- 19 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85.
- 20 (宋)吕祖谦.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M].《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蒙古宪宗三年至五年张宅晦明轩刻本.
- 21 (宋)陈均.皇朝编年备要[M].《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宋绍定刻本.
- 22 (汉)荀悦.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8.
- 23 同 22:547.
- 24 同 7:60.
- 25 何诗海.作为批评文体的明清文集凡例[J].学术研究,2010(10):143.
- 26 同 18:395.
- 27 (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417.
- 28 (汉)班固.汉书[M].《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宋蔡琪家塾刻本.
- 29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6.
- 30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4061-4063.
- 31 同 14:213.
- 32 (唐)陆淳.春秋集传辨疑[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6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97.
- 33 (宋)蔡节.论语集说[M].《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宋淳祐六年湖洋刻本.
- 34 (宋)陈大猷.书集传或问[M].《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元刻本.
- 35 (宋)丁度.集韵[M].北京:中国书店,1983:3.
- 36 (宋)欧阳德隆.押韵释疑[M].《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宋嘉熙三年禾兴郡斋刻本.
- 37 (宋)郭守正.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M].《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图藏宋刻本.
- 38 (宋)林尧叟.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传句读直解[M].《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元刻明修本.
- 39 谢保成.中国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806.
- 40 同 39:872.
- 41 同 21.
- 42 同 30:4038.
- 43 同 29:9-11.
- 44 同 28.
- 45 同 36.
- 46 同 37.
- 47 (唐)柳宗元.河东先生集[M].《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南宋廖氏世彩堂刻本.
- 48 同 36.
- 49 同 37.
- 50 (唐)韩愈.昌黎先生集[M].《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南宋廖氏世彩堂刻本.
- 51 (金)郭明如.新编诏诰章表机要[M].《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南京图书馆藏金刻本.
- 52 (宋)朱熹.朱子全书[M].严佐之等,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505.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济南,250100

收稿日期:2018年12月25日

(责任编辑:支娟)

## On the Formation and Rising of Notes on the Use of a Book

Sun Yunxiao He Zhaohui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General Notices is a process of gradual independence in form and aggregation in content. In the Han dynasty, there are scattered words about compilation in the book prefaces. The combination of preface and notes on the use of a book emerged i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notes on the use of a book gradually became independent, and finally developed into the mature General Notices in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It has characteristics that differ from other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in form, content, and loca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General Notices developed rapidly. The books with General Notices were mainly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ical records. The rhyme books have the most General Notices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which mainly benefite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et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Chronological history books have the most General Notices in the history book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vival of chronicle and the in-depth study of stylistic rul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addition, the prosperity of emendation and block printing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Notices as a whole.

**Keywords:** Notes on the Use of a Book; Preface; The Study of Compiling Rules; Woodblock Printing



附录:现存宋代凡例

部	作者及著述方式	书名	凡例名称和条数	版本
经	董楷 辑	周易程朱先生传义附录	周易程朱氏说凡例 二条	元延祐二年圆沙书院刻本
	陈大猷 撰	书集传或问	集传条例 三条	元刻本
	吕祖谦 撰	吕氏家塾读诗记	条例 五条	宋刻本
	严粲 撰	诗缉	诗缉条例 十三条	元余志安勤有堂刻本
	林尧叟 撰	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传句读直解	春秋正经全文左氏传括例始末句解纲目 六条	元刻明修本
	蔡节 撰	论语集说	论语集说例 八条	南宋淳祐六年湖泮刻本
	旧题郑樵 撰	六经奥论	六经奥论凡例 十条	清康熙通志堂经解本
	丁度等 修	集韵	韵例 十二条	南宋潭州刻本
	欧阳德隆 撰	押韵释疑	押韵释疑条例 十一条	南宋嘉熙三年禾兴郡斋刻本
	郭守正 增修	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	今具校正条例 十条	宋刻本
史	萧常 撰	续后汉书	义例 十二条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司马光等 纂修	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	通鉴释例 三十六条	蒙古宪宗张宅晦明轩刻本
	朱熹 撰	资治通鉴纲目	资治通鉴纲目凡例 一百三十七条	明嘉靖三十五年居敬堂刻本
	陆唐老 辑	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	陆状元集百家注通鉴节总例 五条	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
	陈均 撰	皇朝编年备要	皇朝编年备要参用凡例 十五条	南宋绍定刻本
	(金)郭明如 辑	新编诏诰章表机要	编辑大意 六条	金刻本
	凌万顷、边实 纂修	淳祐玉峰志	例 五条	清黄氏士礼居钞本
	潜说友 纂	咸淳临安志	凡例 七条	南宋咸淳临安府刻本
子	释志磬 撰	佛祖统纪	佛祖统纪通例 十四条	南宋咸淳刻本
集	王伯大 编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凡例 十二条	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
	廖莹中 校	昌黎先生集	重校昌黎集凡例 十条	南宋咸淳世彩堂刻本
	廖莹中 校	河东先生集	河东集凡例 九条	南宋咸淳世彩堂刻本

## 南开大学图书馆纪念建馆 100 周年

2019 年是南开大学百年华诞,也是南开大学图书馆建馆 100 周年。始建于 1919 年的南开大学图书馆是中国最早的民办大学图书馆,1927 年,古稀之年的卢木斋先生捐资 10 万银元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将该馆命名为“木斋图书馆”。“木斋图书馆”是一座圆顶欧式建筑,占地 920 平方米,可容纳 300 多名读者,兼具美观、实用、坚固于一体。抗日战争时期,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联大图书馆,创造了中外图书馆历史上的奇迹。1946 年,南开复校,重建图书馆。时至今日,南开大学图书馆建有四座馆舍:文中馆建成于 1958 年,逸夫馆建成于 1990 年,津南校区中心馆建成于 2015 年,此外还有经济学分馆,总建筑面积达 71610 平方米。馆藏文献涵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等学科领域,藏书总量达 320.8 万册。

2019 年 9 月 26 日,“传承与创新——南开大学图书馆百年馆庆暨学术研讨会”在津南校区综合业务西楼报告厅举行。近 400 名来自国内外著名高校图书馆的负责人、知名学者、师生代表,以及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室、天津市图书馆、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单位负责人共襄盛会。陈建龙代表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北京大学图书馆向南开大学图书馆建馆 100 周年表示祝贺。

南开大学图书馆见证、承载了南开大学的历史与发展,早已成为南开人中的一个文化符号。

(信息来源:南开大学新闻网,2019-09-26)

2019 年 第 7 期

大 學 圖 書 館 學 報